

有关基本词汇概念的讨论

仝小琳^①

摘 要 本文重新论述基本词汇与其三个属性的关系，其中历史稳固性是其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能产性并非基本词汇的必备属性。从概念义位着手重新给基本词汇下定义，并据定义来判断其范围。

关键词 基本词汇 三个属性 重新定义 范围

“基本词汇”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孙伏园《基本词汇研究述要》^[25]一文提出来的，根据他在文中所描述的基本词汇的两个特点：日常生活、常用性，我们可知他所说的基本词汇并非后来在词汇学领域引起重大影响的那个同名术语，而是另一个重要术语：常用词。这两个术语确实容易发生混淆，在后文我们也将要

^① 仝小琳，女，河南南阳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谈到二者的区分与联系。现在我们所谈到的基本词汇,是在斯大林 1950 年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0]一文后传入我国的,并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凡《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词汇学》等教材、专书都绕不开此概念,并成为书中必备的章节。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关于基本词汇特征的论述,虽然在各家教材著作中表述不一,侧重不同,但实际上都落实在“历史稳固性”“构成新词基础”“全民常用性”这三点上,这三点也成为近三十年来学者论争的开端。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荣^[9]、陶坤^[26]、李向真^[10]、伯韩^[1]、林焘^[12]、张世禄^[34]、赵振铎^[35]、潘允中^[18]、刘叔新^[15]等诸多学者都对基本词汇术语的称谓、三个特点、虚词算不算基本词汇展开了讨论,之后基本达成共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被作为词汇的一体两面而分立,基本词汇的范围都是列出一些语义类别再加举例,基本词汇的三个特征也渐深入人心。这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教材著作中屡见不鲜。但也有一些少量不同意见,对“基本词汇”这个术语及其理论价值提出反思。伍铁平《读三本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32]就提出“‘基本词汇’这一概念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语言概念”。苏培成《关于基本词汇的一些思考》^[22]也谈到“对汉语基本词汇的认识限于举例,对这个理论的使用价值也缺乏说服力的阐述”。

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36]一文则拉开了对基本词汇三个特征的质疑,“表面看来,这三个标准似乎并行不悖,相为表里,但细加推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当一部分词语并不同时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性。”以此为发端,后来的研究由三个特征能否同时具备,渐变为“基

本词汇”术语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到“基本字汇”“基本语素”等新的替代术语产生。我们拟从基本词汇的判断标准和范围来重新定义基本词汇。

一、基本词汇的概念及其必要性

（一）基本词汇存在的必要性

在近三十年有关基本词汇的讨论中，大多是围绕基本词汇的三个特征而展开的，这三个特征其实也是基本词汇的判断标准。学者们因发现某些基本词汇可能不完全具备三个特征，而开始怀疑这个术语的存在必要性。比如“谁”“什么”“你”等明显不具备构词能力。再比如“月亮”和“月”，前者是词，可不具备构词能力，相对于“月”产生较晚，后者虽然不是词，但具备较强构词能力，历史悠久。学者们讨论“基本词汇”的存在必要性，主要是依据构词能力这一标准。

第一种意见，使用“基本语素”替代。

黎明、邹哲承在《定义不完善的“基本词汇”》^[11]一文中以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及符淮清《现代汉语词汇》两本经典著作中例子为证，谈到“有些被看作基本词的全民性和能产性是矛盾的，即这些词尽管全民使用但没有构词能力。而全民性与稳定性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基本词汇中的词经常变动。为了在理论上站住脚，为了提高语言教学效果（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基本语素和常用词这两个概念是有益的。”故而文中舍弃了基本词汇这个术语，而提出了“基本语素”。随后，周行《关于“基本词汇”的再讨论》^[37]一文，明确提出“‘基本词

汇’是一个内涵不明、外延不清，缺乏现实基础的概念，它对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意义微乎其微，宜于用‘基本语素’的概念取而代之。”理由也是从三个特点入手，认为基本词汇的三个特点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构词能力和稳固性标准把许多全民常用的词限制在‘基本词汇’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作为‘词’的全民性标准，又把不少历史悠久、构词能力强的成分排除出了‘基本词汇’，换句话说，这是全民性标准（词的）把一部分具有全民性（作为语素）的成分限制在基本词之外了。”周行首次提出了新的替代术语“基本语素”，这主要是把“构词能力”作为基本语素的判断标准。其后不断有研究者赞成基本语素这个术语。

第二种，否定“基本词汇”存在的意义。

杨同用在《基本词汇问题的重新思考》^[33]一文谈到“基本词汇不是一个科学的、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其三个重要特征实际上对语言中重要词汇的确定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作用。没有必要把语言中的词汇硬性地一刀切为两个部分，并把它写进高等学校的教材中，应该根据教学、科研或应用的需要对词进行分类。”

孔凡涛《关于基本词汇的反思》^[8]认为“‘基本词汇’作为语言学中的重要名词术语列入高校语言学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大纲，而实际上在众多教材中它的定义却含混不清、莫衷一是。把词汇分为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其实践上的依据有悖逻辑规律。基本词汇三个特点的阐释不够科学、严谨。”

第三种，综合基本词汇和基本语素两种意见。

马鸿基《基本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7]一文就主张“基

本词汇是基本词和基本语素的总汇。”其后，刘明阳接连发文，在《有关基本词汇的问题》^[13]一文作者从基本词汇的定位、属性、范围三个方面阐释了其内部模糊，又从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常用词汇、基本语素论述了其外部冲突。赞成基本词汇与非基本词汇（衍生词汇）相对应，一般词汇与“特殊词汇”相应。阐释基本词汇的各种矛盾，但最后并没有舍弃基本词汇，因“基本语素仍没解决每个标准自身模糊的问题，还是无法上升为一个严谨缜密的概念”。在其后的《基本词汇的前景展望》^[14]一文中作者提出“一方面保留基本词汇这一概念符合词汇学的历史和现状，另一方面取消把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进行二元对立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种意见，使用“基本字汇”替代。

最早提出“基本字汇”这一术语的是李荣，他在《汉语的基本字汇》一文阐释了基本字汇的三个特征：（1）基本词汇是日常用字。（2）基本词汇生命长久。（3）基本词汇是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随后陶坤发文支持了“基本字汇”这一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的与“基本词汇”术语论争中，“基本字汇”最后落败。陈黎明《对现代汉语“基本词汇”学说的检验与反思》^{[4]39-42}一文赞成“基本字汇”这一术语。选取8部《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代表教材中的“基本词汇”词例628条，去重后剩296条。使用这296条语料，分别考察其三性，使用《普通话水平测试咏普通话词语表》中的“4000最常用词”是否收录看其全民常用性，用《辞源》收词看其“历史稳固性”，用《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在其他条目中的重现情况看其“能产性”。经此分析，作者得出符合三性标准的只有单音词，实际上

是单音字。最终得出汉语语言学应从“字”着眼，确立了“基本字汇”这一术语。

“基本语素”和“基本字汇”的出现，甚至“基本词汇”这一术语的取消，都跟能产性这一属性密切相关，由此产生了三个属性之间的矛盾。

基本词汇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基本词汇到底具备哪些属性？

大家对基本词汇产生困惑质疑，主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不知道它的准确范围。其次对它的三个属性（其实就是判断标准）之间的矛盾没有办法调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基本词汇的属性（或说特征、标准）问题。如果回答好了，那么基本词汇的存在价值就一并确立了。下面我们从三个属性入手，来重新界定基本词汇。

（二）基本词汇的重新定义

1. 基本词汇与稳固性

稳固性是基本词汇中三个特征之一，有关三个特征的地位，各家有不同看法。符淮清^{[6]161}等学者主张“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王勤、武占坤^{[30]199}，葛本仪^{[7]22}等学者认为“全民性”（即普遍性）最重要。稳固性在各家教材中都被论及，但都不认为它最重要。基本词汇的这一特征，主要是从其来源上考虑。若从词源来论，其实这一点并不必须。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共有两个，一个是古代汉语词汇，另一个就是外来语。既然各个词汇组成部分基本都来自古代汉语词汇，那么又怎么区分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呢？就比如一般词汇中所谓的“古语词”，各教科书的定义基本都是指产生于古代，现在只是偶尔使用的词，包

括历史词和文言词。而基本词的定义指的也是产生于古代，一直应用到现在。两者的差异就在于一个是偶尔使用，一个是一直使用。而这个“一直使用”按照学者的解读，却并非从语言一开始算起，多半都是给出一个使用时间段。如：刘叔新对稳固性的论述，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认识“依据汉族人民的社会历史情况并参考中国历史分期的通行处理方式，一个词语能将其存在史追溯到近代和现代交替的年代，便应当算有较长久的历史而充分显出稳固性。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至今大致有七八十年，即民国初年‘五四’时期便存在而现今仍沿用的词语，便可以认为具备了历史悠久的特征。”^{[16]266} 随着时间发展，历史进程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设立的以“五四”为节点，势必需要重新设定。唐厚广、顾龙飞《有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就这样提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界定在‘五四’时期是有道理的，但如今已是21世纪，这一问题应重新考虑，否则像‘积极、消极、电视’等这些家喻户晓、每天使用的词，则会因其在‘五四’之后才出现而被排斥在基本词汇之外，这显然是不合乎情理的。”^[28] 故作者建议“将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初始期定为五十年左右”。

给出一个相对长久的时间段，对于判断稳固性来说有一个极大的益处，就是便于操作。但是时间段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端，那就是造成基本词汇与古语词、与新词语都界限不明。比如一些产生于古代的行业语，也一直使用到了现在，比如“卯榫”“烤馕房”，但是显然没有全民使用性，虽历史悠久但显然不是基本词汇，称为古语词似乎也不恰当。此外，还有一些产生于古代，不具备全民常用性，但又不是行业语，比如“颜面”“诞

辰”，怎么界定它们的归属？此外，定位时段为五四时期或距离现在五十年前产生，完全可以称之为新词，因为新词本身就是相对的。

稳固性对基本词汇来说，其实应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判断基本词汇的主要标准。这里所谈稳固性，不是指产生的年代久，而是指使用的长期稳固性，也并不是针对具体词的使用，而是概念的使用。这样算来，所指概念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可能词的外形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所指事物并没有改变。从单音节变为双音节，如“月”和“月亮”、“鼻”和“鼻子”等，从某个词形转为另一词形，如“吾”“余”到“我”，“目”到“眼睛”。有关稳固性的表现，我们赞成汪维辉《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31]里面的论述，基本词汇稳固性有三个表现：寿命长、变化慢、借用难。寿命长借鉴的是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词表，因作者说核心词确定属于基本词汇。变化慢，其实指的是表面上词形的替代，而不是概念义位^①的更替。借用难一般不易被外来词替换，讲的也是外在词形的替代，比如汉语“哥”替代“兄”，但是概念义位并没有更改，还是亲属称谓中的男性父系同辈长于自己的血亲。

2. 基本词汇与全民常用性

全民常用性这一条其实就是指词的频率，经常与常用词联系在一起。基本词汇既然是词汇中从古至今的核心，那么一定是全民日常所用的。对于基本词汇来说，全面常用性既要从共时平面

^① 所谓概念义位，即客观世界的事物对应的概念对应一个义位，比如表示用眼睛看这个动作，先秦两汉用“视”，魏晋以后“看”取而代之。但是义位还是那个义位，只是词形变了。

考虑，亦要从历时层面考虑。基本词汇一定是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必须具备的全民常用。而常用词其实是个共时平面术语，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常用词，如先秦两汉时期常用词、魏晋时期常用词。故而基本词汇是历史一贯的全民常用，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常用词却有不同，可收集不同时期的语料按词频进行统计。各个时期的共性核心，可能有些词形上的差异，但本质是一样的，这个本质就是概念义位，就是基本词汇（或称为基本概念、基本义位）。每个时期的基本词汇可能有形式上差异，但义位上并无区别，如“汝”“尔”到“你”，都指第二人称，“泣”到“哭”，均指因痛苦或感情激动而流泪。

3. 基本词汇与能产性

前面谈过，许多一看属于基本概念的词，但是却并没有构词能力，并由此产生了对基本词汇范围甚至术语本身的质疑。比如排除虚词进入基本词汇，就是从能产性角度考虑的。有关能产性，学者们就构成几个词，才算能产，观点并不一致。石安石《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21]提出了“只问构词能力的有无而不问它的强弱的观点”。陶瓊丽认为“一个词如果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至少能构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词），它本身在现代汉语中也是词，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归入到基本词汇的行列，反之，则为非基本词汇”^[27]。陈黎明^{[41]42}所认定的构词能力则需要大于等于10个。我们认为能产性并非基本词汇的必备属性。首先，从只问构词能力的有无到构成3个、10个以上的词，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再者，其他非基本词汇成员，也具有能产性。刘叔新就曾举例“物理”可组为“物理学”“地球物理”“高能物理”。

4. 基本词汇的重新定义

我们赞成周荐^[36]、刘叔新^{[16]266}的看法,以“历史稳固性”和“全民常用性”作为划分基本词汇的标准。至于基本词汇的定义,我们认同王惠^{[29]443}的界定,基本词汇(又称核心词汇)是语言中满足最基本表达需要所用的词汇。实际语言交流中必需使用的词汇,也是一个语言词汇系统的核心。王惠一文观点建立在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库基础上,认为基本词汇离不开日常语言交际(特别是口语)的方方面面,基本词汇最重要的特征是通用性,它是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语体、不同风格的词汇共核。其实就是认定基本词汇的日常口语通用性。我们认为基本词汇最重要的是其历史一贯的稳定实用性。我们认为,基本词汇理论非常重要,它和语法一起构成了语言的本质,完成了语言的基本架构。基本词汇指的是语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那部分概念义位所代表的词语(即基本词)集合,这些义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发生改变,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发生极缓慢地变化,但所改变的只是词的表面形式。如上面所举的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更替。

(三) 基本词汇与什么词汇对应

陶瓊丽^[27]建议“可以根据词汇构词能力的强弱对词汇进行分类,分为: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或者根据使用范围的特点分为一般词汇和特殊词汇。”

刘明阳《有关基本词汇的问题》^[13]一文从基本词汇的定位、属性、范围三个方面阐释了其内部模糊,又从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常用词汇、基本语素论述了其外部冲突。赞成基本词汇与非基本词汇(衍生词汇)相对应,一般词汇与特殊词汇相对应。在《基本词汇的前景展望》^[14]一文中,作者进一步明确其分类

标准 “依据词汇的构词能力和产生新词能力的强弱为主要标尺，把现代汉语中根词和基本语素这一类归结为基本词汇或者基础词汇，其他由基本词汇衍生出来的词归为非基本词汇或者衍生词汇。” “根据词汇的使用范围大小为标准，把现代汉语中那些只有在一些特定场合出现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使用起来条件比较苛刻的词叫作特殊词汇，其他的统统可以叫作一般词汇。”

我们赞成上述二位学者的重新分类，但分类标准和细节有所不同。我们不按构词能力进行分类，而是按照词的来源和作用，分为基本词汇（语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那部分概念义位所代表的词语）和非基本词汇（语言中基本词以外的成员）。非基本词汇又按照词语是否具有特殊色彩，分为一般词汇和特殊词汇。一般词汇指的是从古流传下来的除了基本词以外的词语。特殊词汇指的是古语词（明显带有古代色彩）、方言词（带有方言色彩）、外来词（带有外来色彩）、行业词（带有行业色彩）。

二、基本词汇的范围

基本词汇到底包括哪些成员，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易确定的范围。早期研究都属于定性举例式，后期转向定量分析式。

（一）定性举例式

早期的《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材、《词汇学》著作，基本都是概括归纳基本词汇的语义类别，予以定性，并举例。语义类别的总结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举三家为例：

张世禄《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34]总结基本词汇范围如

下: 许多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名称, 人体部分的名称, 亲属关系的名称, 劳动和防卫工具的名称, 关于事物的一般性质和通常行动的词语, 关于时间和方位词语, 以及一些指称词、数量词, 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等。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6]157}总结基本词汇范围如下: (1) 表示人们最熟悉的自然界现象和事物的一些词; (2) 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些词; (3) 表示时令和方位概念的一些词; (4) 表示最基本的性质状态的一些词; (5) 表示最基本的动作变化的一些; (6) 词表示人体部位器官的一些词; (7) 表示数量的一些词; (8) 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的一些词。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6]267-268}总结基本词汇范围如下: (1) 标示常见的自然现象、普通的动植物、人体及其各主要组成部分、亲属及有社会联系的人、宅舍场院、基本的劳动工具及生产设备、基本的劳动对象、基本的交通工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的词语; (2) 标示事物现象基本性质的词语; (3) 标示基本活动行为的词语; (4) 标示精神文化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基本方式和基本成果的词语; (5) 标示基数、序数、月份、一月内和一周内的日序以及节日、节气的词语; (6) 各种副词和无文言色彩的代词。

举例式最令人诟病的是各家举例常常不一致, 有单双音节差异, 比如“爸”和“爸爸”, 有口语和书面色彩差异, “爸”和“父”, 更多的是具体例子的不同, 如同是方位, 有列举“东西南北”的, 也有只列举“东西”的, 同是数量, 有列举“一二三四五十百千”的, 也有只列“十百千万”的。杨同用^[33]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及符淮青、杨润陆、张志公、林

祥楣、叶蜚声、徐通锵，马学良和高名凯、石安石分别主编的著作和教材中所用的全部例子，例词后的数字表示该词在不同书中的出现次数，例词后没数字的表示该词只在一种书中出现。作者共统计出 199 个不同词语，25 个双音节，其余 174 个均为单音节。

陈黎明^{[4]39}同样取高名凯、石安石，叶蜚声、徐通锵、胡裕树、黄伯荣与廖旭东、张斌、邢福义、刘叔新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等所编著 8 套语言学 and 现代汉语教材，统计其中词例，共有 296 个不同词语。212 个单音节，79 个双音节，5 个四音节。

定性举例式所得的基本词汇范围除去少部分双音节，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节。因作者不同，词例多具有一定主观性，此外也未能穷尽基本词汇范围内的语例。后面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定量分析以便得出基本词汇的范围。

（二）定量分析式

苏新春《如何划分汉语的基本词汇》^[24]首先提出了四种定量分析基本词汇的方法，分别是字根分析法（《说文解字》的 540 个部首，划分原则主要是根据它在汉字繁衍组合中的构字能力来决定）、训释词分析法（充当训释词频率越高的词，它显示基本词的价值就越大）、构词能力鉴定法（分析复合词的内部，考察字根的构词能力）、词频统计法（通过统计一个词在一定言语材料中出现的次数，来判断它的基本词性质）。这里面的标准主要是构词和词频。

曹胜华在硕士毕业论文《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性质》^{[2]21}中依据《同义词词林》的分类体系，从中挑选出了 4107 个处于分

类中心层级的词,然后再选取出现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词表中使用度前 8000 位,共计得到 2075 个词,其中单音节 998 个,多音节主要是双音节 1077 个。此处依据的标准是全民通用、基本范畴、词频。

王惠^{[29]444}采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发的“华语口语会话语料库”,真实记录新加坡华人在家里、餐厅、商场、学校、办公室等不同场所的非正式闲谈,也包括少量的广播电视节目访谈对话。内容涵盖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家庭闲聊、朋友小聚、逛街购物、社交活动。并随机提取 204 段录音,共 35 小时,共 1.4 万词条。排除非语文词汇 5558 (外语词、方言词 4018,临时组合词即数词 481,词汇变形 185 [离合词 53、重叠式 94、后缀式 38]),专有名词 874;排除低频词 5644;排除使用度低的词 716,共计得到 2550 个基本词。共包括:名词 864,动词 778,形容词 322,副词 190,代词 84,量词 73,数词 33,连词 37,介词 28,语气词 26,助词 12,叹词 19,熟语 51,话语标记 33。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词表,是从口语角度,以词频和使用度为标准得出。

苏向丽、宋春淑^[23]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汉语常用词基本草案》《汉语水平与汉字等级大纲》三者交集,再提取《汉语水平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级词单音词,共得到 374 个单音词。这里的提取标准实质就是词频表,不能代表基本词汇表。此词表和王惠所归纳的词表都包括了虚词在内。

无独有偶,陈黎明^[5]也是在常用字基础上提取,根据古代主要蒙学著作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相对比,得出 3256 个古今汉语常用字,又根据其在《汉字应用水平测试词语表》中的

构词情况，确定了构词能力大于等于 10 个的基本字汇，共 1969 个。这份字表，是以字频和构词能力、构字能力为标准得出。

唐厚广、顾龙飞^[28]选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版)中的《词汇等级大纲》为考察对象。选取甲级和乙级词汇作为备用词库，共 3051 个词条。再删除不符合要求的词条：不符合作者对词的定义；偏重对外汉语教学目的而全民性较差的；在当代已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的。共计得到 2910 个词。最后利用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以及 1973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检测五十年前即存在的词。此文依据三个特征得出，产生于五十年前并使用至今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频率较高的约 3000 个词的总汇。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词表，是以词频和使用度为标准得出，再加上五十年期限。

上述几个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词表，可以看到大家大都比较重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常用词表等比较权威的词典词表，基本考虑的是常用性和通用度，得到的基本词汇范围在 2000 至 3000 个左右。但在具体的词是否归属基本词汇上，还是存在着差异，例如“阿”字，曹胜华和唐厚广、顾龙飞两家的词表均无，陈黎明^[3]词表有。曹胜华词表还列有“癌”“台子”“出版”等一些明显不属于基本词汇的词例。陈黎明词表亦有“寇”“徽”等一些明显不属于基本词汇的词例。这说明虽然大家得出的基本词的数量大致相同，但是具体词归属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因为大家的取舍标准有差异，并没有很好解决基本词汇范围这个问题。有感于基本词汇范围的难于确定，近年来有些学者支持核心词说，有些学者提出基本范畴说。苏培成^[22]曾指出分段统计

基本词汇的方法 “确定汉语的基本词汇，首先是要在共时的平面上，通过词频统计确定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常用词汇，然后再从不同时期的常用词汇中寻找共同的部分，得出来的就是汉语的基本词汇。”但是这个分段仅仅针对现代汉语层面，考虑的历时还不足百年历史。

我们认为确定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范围，需根据其定义来操作。基本词汇指的是语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那部分概念义位所代表的词语（即基本词）集合，这些义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发生改变，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发生极缓慢的变化，但所改变的只是词的表面形式。故而现代汉语基本词汇指的就是代表这些核心概念义位在现代汉语平面的词语表现形式。实际进入这个词表，我们借鉴 Rene agane^[19]的看法，只需考虑三个方面：它在现代汉语里的使用频率、分布率和某一义位的易联想性。这些核心概念义位我们可借鉴斯瓦迪士的核心词表，再根据刘叔新^{[16]267-268}总结的基本词汇范围，再添上表示限定、关系、连接、语气的虚词，即可得出义位表。在词表的范围上，宁可小些，也不要将它与全民常用词混为一体。

参考文献:

- [1] 伯韩. 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 [J]. 中国语文, 1953 (7).
- [2] 曹胜华. 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性质 [D]. 烟台: 烟台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3] 陈黎明. 现代汉语基本字汇新探 [C] // 中国文字研究 (第十五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1.

- [4] 陈黎明. 对现代汉语“基本词汇”学说的检验与反思 [J]. 郑州师范教育, 2014 (5)
- [5] 陈黎明, 常利辉. 汉语基本字汇的构成及其应用价值 [C] // 中国文字研究 (第十九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5.
- [6]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7] 葛本仪. 汉语词汇研究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 [8] 孔凡涛. 关于基本词汇的反思 [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3).
- [9] 李荣. 汉语的基本字汇 [J]. 科学通报, 1952 (7).
- [10] 李向真. 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 [J]. 中国语文, 1953 (4).
- [11] 黎明, 邹哲承. 定义不完善的“基本词汇” [J]. 荆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
- [12] 林焘. 汉语基本词汇中的几个问题 [J]. 中国语文, 1954 (7).
- [13] 刘明阳. 有关基本词汇的问题 [J]. 现代语文, 2010 (6).
- [14] 刘明阳. 基本词汇的前景展望 [J]. 语文学刊, 2010 (9).
- [15] 刘叔新. 论词汇体系问题——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J]. 中国语文, 1964 (3).
- [16]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 (重排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7] 马宏基. 基本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8 (5).
- [18] 潘允中. 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 [J]. 中山大学学报, 1959 (1、2 合刊).
- [19] [法] Rene Lagane, 程曾厚译. 基本词汇的概念 [J]. 国外语言学, 1983 (3).
- [20]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21] 石安石. 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 [C] // 语言学论丛 (第

22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2] 苏培成. 关于基本词汇的一些思考 [C] // 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23] 苏向丽, 宋春淑. 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组合能力及其分布特征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 (4).

[24] 苏新春. 如何划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 [J]. 广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4).

[25] 孙伏园. 基本词汇研究述要 [J]. 四川教育通讯, 1947 (28).

[26] 陶坤. 词汇的发展与学术名词的制订问题 [N]. 光明日报, 1952 年 12 月 26 日.

[27] 陶瓊丽. 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新解 [J]. 理论月刊, 2006 (11).

[28] 唐厚广, 顾龙飞. 有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 [J]. 语言研究, 2017 (2).

[29] 王惠. 日常用语中的基本词汇 [J]. 中国语文, 2011 (5).

[30] 王勤, 武占坤.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31] 汪维辉. 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 [J]. 厦大中文学报, 2015 (2).

[32] 伍铁平. 读三本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 [J]. 中国语文, 1983 (2).

[33] 杨同用. 基本词汇问题的重新思考 [J]. 语文研究, 2003 (3).

[34] 张世禄. 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 [J]. 语文知识, 1956 (8).

[35] 赵振铎. 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 [J]. 人文杂志, 1959 (3).

[36] 周荐. 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 [J]. 南开学报 (哲社版), 1987 (3).

[37] 周行. 关于“基本词汇”的再讨论 [J]. 汉字文化, 2002 (1).

(Yao Quangui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Research Center of
Unearthed and Early Modern Documents ,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
Guiyang , Guizhou 550025)

The Dialect Features of Nanchong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lected in the Popular Propaganda Novel *Xiao Ni Bao*

..... *Lu Wenmei , Zhou Jixu* (196)

Abstract: This paper extracts some dialect words from *Xiao Ni Bao* , a colloquial propaganda novel written by a Nanchong resid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compared the pronunciation and semantic with today's Sichuan dialect words. Explore the dialect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Nanchong speec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sults indicate it is a miscellaneous dialect. Huguang dialect is the main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 it also has the Nanlu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uguang dialect; Nanlu dialect; dialect words comparison

(Lu Wenmei , Zhou Jix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 Sichuan , 610068)

Discussion on Basic Vocabulary of Chinese *Tong Xiaolin* (209)

Abstract: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ttributes and the basic vocabulary of Chinese. The st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on , fertility is not a necessary attribute. From the conceptual sememe , we to redefine the basic vocabulary , and judge its range by definition.

Key Words: basic vocabulary of Chinese; three attributes; redefine range